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司国芹

(江苏省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江苏 盐城 224005)

摘要: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关键词:女娲;补天石;红楼梦;反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4-0044-04

现存的文字资料中,女娲的名字最早见于屈原的诗作《天问》:“女娲有体,孰谁匠之?”^[1]屈原问:既然女娲是始祖神,那么她的身体她的生命又是谁造化的?《淮南子·览冥篇》还讲了女娲补天的故事:“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固,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2]这里的女娲又成了创世神。

女娲补天的神话反映了自然与人的对立,沟通缓和这种对立的是女娲和五色石。

一、“补天石”从神话进入叙事

神话给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原型。补天故事在小说中的发展,一条线索是女娲形象的演变。明许仲琳著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情节就由女娲肇始,开篇首回“纣王女娲宫进香”,写商纣王在三月十五日女娲生日到女娲宫进香,看见女娲像“国色天姿、婉然如生”,即“神魂飘荡、陡起淫心”,题诗褒神“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3]而获天谴,女娲树起招妖幡,招来轩辕坟三妖狐狸精雉鸡精琵琶精化形入世,败坏商纣朝纲,颠覆商朝。《封神演义》中的女娲乃是一个生杀予夺招妖行术的世俗神的形象。到了现代,鲁迅

创作了小说《补天》,重新演绎了补天神话,赞美伟大的母亲女娲。从蒙昧时代带有母氏氏族遗风的崇高的神到世俗化的神(神的本领威权人的性格)到人类母亲的形象(大爱大勇与创造),女娲的形象完成了一次人间化、人化的转变。

补天故事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聚焦在补天的五色石上,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也经历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的发展,反映出人对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二、“补天石”在小说中的神奇之旅

清初文学承继晚明传统,文人们大量创作拟话本,托名圣水艾衲居士编著的《豆棚闲话》是其中佳构,一时风行且影响深远。《豆棚闲话》以豆棚为引线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了十二则小说,其中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就取了补天故事为由头,以“补天石”显圣敷衍成文。

《空青石蔚子开盲》叙述的是:每当朝代更迭,上天降一尊罗汉下凡作主,有一朝代自在尊者、电光尊者二位罗汉争着要去。电光尊者抢先下界投胎,姓名焦薪,祸害百姓。自在尊者随后下凡降生,姓名蔚蓝,清静尚道。上帝因焦薪残虐百姓,降灾凡界,天崩地裂。蔚蓝正在山中修炼,见此大变,出山奔命。忽见地上一块斗大圆石,青翠可爱。此石名叫空青,原是女娲氏补天所用,天裂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司国芹(1967-),女,江苏盐城人,高级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而陨。石中有一泓清水,金针蘸点,能开盲眼,复见光明。蔚蓝遂抱石点化人间盲者,但上天降旨不可滥用,蔚蓝乃投华山陈抟老祖访道修真。有二个瞎子迟先与孔明闻听空青石开盲,结伴寻找,千辛万苦来到华山。蔚蓝仁心感动,为二人用空青开盲。两瞎子眼明反哭将起来,见尘间劫中寻劫,孽海冤山,不肯下华山。蔚蓝乃借杜康垆(酒瓮),叫二人投身于内中桃源世界,静等焦薪运尽,随自在尊者出来,享太平之福。这篇小说有明末农民起义、清兵入关、改朝换代等大变动的背景,有百姓生灵涂炭的沉痛。它反映了被剥夺了光明、生存的人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怀疑,但对文明还有信心,相信期盼太平盛世。

严格的讲,这篇小说并不完整。自在尊者与电光尊者争帝故事中套了瞎子寻仙的故事,争帝寻仙的情节发展都不完整,寻仙故事中释名竞技结盟等次要情节枝枝节节,又掺杂了话本的宣教讲道语言,即鲁迅先生所谓诤诫连篇、喧宾夺主(这种劝诫救世的热情促使更多的人创作小说,也为小说争取更多的读者,为小说的兴起起了促进作用)。这里有小说作者创作上的幼稚,过于简露;也有话本拟话本作为小说文本本身的不成熟,表现出话本拟话本由说书的说/听向小说写/阅的传媒模式转变的痕迹。

在补天石头故事的发展历程中,《空青石蔚子开盲》这篇小说是极其关键的一环,它从补天神话中牵引下一条新的河流,创作的视点落到补天石上,五色石相较故事及性格相对定型的女娲而言,想象的空间更为开阔自由。《空青石蔚子开盲》中的空青石仍是块石头,但它在形态上通体透明青翠可爱,已是玉质。更主要的是它有灵通,能点明盲人一目,从黑暗中生出光明,从空中生出色界。蔚蓝揣着空青石华山修道,二个盲人复明后不愿回尘世,又从色界到空界。空青石是此岸与彼岸的纽带,它来自天上,下到尘世,又复归天界,它的出场由神仙、僧道开路。这一切自然而然地预示着《红楼梦》中宝玉的必然出场。

应该这样讲,有了空青石,即使没有《红楼梦》,幻成人形的补天之石在文学中一定会出现。这是文学发展的逻辑,文学的目光一旦注视到石头,石头肯定会讲话,其变为精灵或化为人形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浓厚玉石崇拜文化传统的国度,石头成精是神话、故事及其他文学体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西游记》的主人公就是花

果山仙石蹦出的神猴孙悟空。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这块石头就是女娲补天的石头。作者自叙此书来历是;女娲补天之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剩一块弃在此山青埂峰下。此石兹经煅炼,灵性已通,能大能小,因为补天所剩,自怨自艾,一日被一僧茫茫大士、一道渺渺真人所识,带入尘世,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离世复归本原。后因空空道人从青埂峰下经过,见此石上字迹分明,是该石坠落投胎亲自经历的一段故事。石上还有一偈: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嘱识者记去传世^[4]。空空道人乃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红楼梦》这本书边创作边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书未完成作者早逝,因此一直在形成发展中,各个时期的本子参互流传,形成不同版本,这也是古代传媒系统带给文学的印记。古代文学中缺少对原创的尊重,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关注的作品进行增删修改,形成作品中创作主体多元化和作品不定型的状况。就石头而言,《红楼梦》不同版本中明显有二种功能安排。一种是脂评本八十回本系统。人间故事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为天上神瑛侍者投胎,胎里带的通灵宝玉即补天剩石所化。石头在人间故事中单纯是只观察的眼睛,是记述者。这种分离带来了创作上的拘泥束缚,从物(补天石)到物(通灵宝玉),艺术虚构缺少跳跃缺少灵气,且与开篇石兄开口不统一。也与《红楼梦》十二支曲中“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矛盾。甲戌本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中秦钟与小尼智能云雨之时被宝玉捉住,宝玉要与秦钟算账。但睡觉时凤姐怕通灵宝玉失落,收在自己枕下,于是小说中出现这样的笔墨:“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依此,书中所叙之事只能是通灵宝玉这个目击者记述者在场的亲睹亲闻,这种限制与全书人间故事中的全知视角矛盾,这些都使文本断裂。二是程伟元一百二十回刻本系统,将石头故事与贾宝玉故事同一。程刻本的处理,石头的故事一条线下来,贾宝玉为补天石下凡,叙事人称全为第三人称,圆融无碍,石头记、记石头,艺术想象更为泼辣有生气。补天石投胎为荣国府公子宝玉,亲自阅历人间富贵温柔悲

欢离合当然要比作为通灵宝玉一个静观者鲜活可信,更有文学性。

补天的石头演化了一百二十回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是迄今为止补天石也是所有石头故事最丰富的发展,《空青石蔚子开盲》难望其项背。可以说如果没有了石头,《红楼梦》无依无靠无血无肉一无所有,无怪乎又名《石头记》,其早期版本大都书名为《石头记》。石头所记,记的是石头所遭,石头是全书的视角,这个视角既给全书构建了统一完整巨大的艺术空间(天上人间、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又给了读者一双石头的眼睛,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如亲历亲为,不断产生共鸣,完全融入艺术形象与情节流动中,从而能更好体察把握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悟。补天石又给了全书故事框架,它是情节的完成者,石头入世产生的出世归山的情节动力推动情节趋向完成,石头从入世到归山,前后连贯,“如常山蛇,击尾而首应”^[5],首尾呼应,情节完整。石头是全书的主人公,石头在书中有四个变相:补天剩石、神瑛侍者、贾宝玉、通灵宝玉。通灵宝玉与贾宝玉是一灵双体,通灵宝玉是贾宝玉之灵物。这四个变相穿越在空界、神界、人界,充分展现了宇宙之深沉、幻境之太虚、实有之繁丰、家族之庞大、人物之众多、人情之生动、命运之幻变,特别是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广阔丰富。

清嘉庆年间的周乐清写了八个传奇,《宴金台》写派荆轲刺秦王的齐国燕太子丹灭了秦国,《定中原》写诸葛亮统一天下,《碎金牌》写岳飞终于灭金等,周乐清总其名曰《补天石》,明显受了《红楼梦》补天石故事的影响,而这里的天分明喻指社会秩序政治统治了。清初还有小说集《五色石》,收有八篇拟话本,写的是世事人情。作者言其创作意图为仿女娲氏之补天,补天道人心。小说中看不出什么政治意图,还是劝善诫恶之流。有清一代文学“补天”情结之重,似成一朝之潜意识,明末巨变清人人主的压抑可知。

三、“补天石”与中国古典小说的落幕

《红楼梦》既出,影响之巨,各种续书纷出,鲁迅先生就列举出《红楼后梦》、《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等十余种,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特有的月晕现象,一本杰作既有不同版本复有多种

续书。《红楼梦》的这些续作实为圆自己的梦所作,多为不满《红楼梦》的结局而重构情节,或令钗亡黛结亲,或令宝玉立文治武功娶诸女美眷,或令贾家子孙旺盛繁荣显贵,创作思想既无进步又无巨擘之笔,乏善可陈,出生之日便是其死亡之时。独有署名老少年即吴趼人作的《新石头记》别开生面,写宝玉一九零一年重入人间游历上海、北京,又入幻境游“文明境界”“自由村”等事。铺绘飞机、潜艇、轮船等现代科技文明和晚清世事,颂扬东方文明。作品有世界眼光,其“理想国”“文明境界”乃是中华道德文明与西方科技文明的结合,书中对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愚与洋奴“洋人的屎都是香的”之卑都作了批判。补天石又入晚清谴责小说《新石头记》中,显露世相指斥时弊;石头又记载了清末洋人侵入政衰俗变的末代世事。在对新兴的科技文明与古老的中华道德文明的赞美中,显露出未来的现代中华文明的曙光。石头的归山处也被从青埂峰移到文明境界斜月三星洞。谴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后光荣也可说是回光返照,虽然它承继了前人小说的批判眼光,很快它便堕入仇人相丑谩骂成文的“黑幕”,眼界既陋、格局复小、笔力纤软、文辞粗鄙,古代小说和产生它的社会一样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但绝处方生,社会的巨变小说的巨变已是风雨欲来。

《豆棚闲话》成书于清初,应比《红楼梦》著书早约半个世纪。至于《红楼梦》是否有接受《豆棚闲话》中《空青石蔚子开盲》影响尚无实据,但《豆棚闲话》较为风行流布很广,《空青石蔚子开盲》中补天石为空青(情)石,《红楼梦》中即有青埂(情根)峰;空青石为一僧自在尊者发现并有一道陈抟老祖相伴,《红楼梦》中携玉之人即是癞头和尚茫茫大士跛脚道人渺渺真人,之间似有蛛迹可寻。尽管不能确证空青石与贾宝玉的承继关系,但他们都处在补天石故事发展及补天石人化的系统里且前后成序,空青石不可能出现在《红楼梦》之后。每一代的文学都因承前代才得以发展,中国古代小说的缓慢发展中原型演变形象系列众多,衍成传统。明朝小说《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五鼠为妖怪,到了清小说《三侠五义》中五鼠发展为五位义士,这一发展可作旁证。

补天石从神话中来,被历史拒绝,走入小说后变化神奇,一直变化到晚清谴责小说中,几与古代小说始终。它记录了世事变迁人心转移,也反映

了记录形式本身也即小说的演变。石头是社会生活情感的记载者,又是小说发展的记载者,这些上文已有论述,最后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反小说倾向。

小说由于其发生发育迟缓,不是原生态,因而不能像神话、史诗、民歌、故事等与音乐舞蹈艺术同时被人类第一批创造出的文学体裁那样,发育纯粹且定型;小说发育又比较缓慢,其兴起成为艺术大宗中西都自十六世纪后。人类所有的话语形式都给小说以哺育,这也给小说带来了比先出的文学诸体裁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和更为远大的未来;但同时小说也从没纯粹过定型过,小说文本迄今一直在发展中,也可说小说一直未成熟,小说在融合其它话语形式时一直存在着断裂、混乱甚至自我否定的特征,影响小说文本的完整性,小说的发展与反小说并存,反小说既破坏着小说,又使小说获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中反小说的倾向即有史家口吻、说书人口吻、劝诫的口吻,或拒绝虚构强调实录,或夹入口耳相传的话语模式,或谈因果宜空无沦为说教等。前面已结合《空青石藟子开盲》谈过话本小说中反小说倾向。《红楼

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发展,也有着浓厚的反小说倾向,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贾宝玉游历太虚幻境,翻看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其中曲词图画已预言众人结局,人物命运不是在情节发生发展中完成,而是设计的先验的,没有了人间生活的真实。小说中的补天剩石是小说与反小说的统一体。石头在小说中发育成人、贾宝玉一步步走向出家;但石头本身又消解着小说。石头的前身决定着宝玉出家,宝玉出家不是生活的发展,而是被设计的;癞头和尚跛脚道人的一再出现、通灵宝玉的丢失无论如何不是小说里的生活产生的,它们破坏着叙事的完整自然,从而破坏着小说。当然这种反小说有着浓厚的中国写作习惯、阅读习惯的影响。而谴责小说专嗜暴露、转成谩骂,更是反小说中最恶者。

神话早已暗淡,历史也已消沉。二十世纪末,以反小说为手段的先锋小说也曾掀起现代小说的一个小高潮,但小说也不风光了,在电子时代图像复制品的冲击下,人类的语言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小说会不会终结?补天石的下一个驿站又在哪儿?

参考文献:

- [1] 陆佩如. 楚辞选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72.
- [2] 袁珂. 中国古代神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60:207.
- [3] 许仲琳. 封神演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14.
- [4] 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02.
- [5] 俞平伯.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M]. 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54.

The Developing Imprint of "the Last Five - Colored Stone"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

SI Guo-qin

(Yancheng Higher Normal School, Yancheng Jiangsu 224005, China)

Abstract: Nü Wa, who made men by molding yellow clay and melted stones of five colores and used them to mend the cracks in the sky, is regarded as the great mother of the human race and the genesis gods in Chinese myth. Her legend serves as a beginning of ancient Chinese myth and has a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The story of Nü Wa mending the heaven also has a long - 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ancient Chinese novels. The last five - coloured stone left after Nü Wa mending the cracks in the sky, appeared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 such as "Beans Canopy",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u Se Shi", "New story of the stone" and etc again and again, not as the stone itself but as persons that the stone magically changed. The story of "The last five - colored stone" is developing all the time.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consciou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living and civiliz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Keywords: Nü Wa; the last five - colored ston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nti - fiction

(责任编辑:沈建新)